

萨苏
／ 著

Those
Chinese

那些 事儿

中
国
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萨苏／著

Those
Chinese

那些 事儿

中国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中国人 / 萨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04-8119-5

I. 那… II. 萨…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354 号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君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做了三十多年中国人，我还是说不清。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也太复杂了，哪里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

《传说中的近代中国》里面有两篇本不相干的文章，倒是和这个话题都有些相干。

一篇是关于王云五的。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学问很大，本领很大，一辈子都很英雄。不过他最有名的事情是帮着国民党搞金圆券，最后以失败告终。一辈子英雄，最后吃了一口狗肉，而且这口狗肉大得吓人，足以噎死王先生一世英名，说来也是够黑色幽默的了。其实王云五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他耳熟能详，并不是因为他搞金圆券，而是因为萨读的是图书馆专业，要学的“王云五四角号码检索法”，就是他的手笔，那是可以和美国的杜威分类法相提并论的专业成就。

有趣的是杜威也是最后吃了一口狗肉，居然去竞选总统。选前形势大好，杜威睡觉前告诉太太——“明天你就会和美国总统睡在一张床上了”。

第二天选举揭晓，却是杜鲁门咸鱼翻身。

太太问：“怎么办？是我去白宫？还是叫杜鲁门过来？”

这个故事是大学老师忽悠我们的，真假不论。从年龄上看，我怀疑他说的可能是另一个杜威。

图书馆的专家似乎都不适合搞政治。

王云五是个走到哪儿都很出风头的人物，1929年抑或1930年他到美国考察。迎接这个本领很大名气也很大的王云五的，是他的好友，当时的留美学生监督，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王云五在美国考察，梅先生就一直跟着。

这天到了某地，忽然看见一个飞机场，说可以坐飞机上天观光。不过那时候的飞机性能不佳，经常出事，所以美国人让每个有兴趣上天的人都要签合同，说明是自愿的，摔死活该，与美国人无涉。

一时众人大哗。然而王云五是不怕的。那是，王云五是什么人？凛然不惧，坚持要坐。这飞机上可以坐两个人，王云五遍邀诸君——你们谁和我一起上去兜一圈？



© 梅贻琦

周围的美国人都说 No, Mr. Wong, 我可以给你家报信, 可是不会陪你 Do that。

王云五失望了, 随口问道——月涵, 你可愿意陪我一游?

月涵是梅贻琦的字。梅先生本来就在笑, 听到这句话点了点头。

王云五大喜, 当即签字, 签完忽然良心发现, 转头问梅先生——月涵, 我是坐过飞机的, 我不怕,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梅先生笑得不变, 摇摇头, 又点点头。

两个人就上飞机了。

那一次, 平安而返。

梅先生事后在回忆录中写到, 当时他并不愿意上飞机, 只是没有人陪客人, 面子上实在说不过去, 这才硬着头皮登机, 感觉像是去鬼门关转了一圈。

作者点评——一位澳大利亚居民说,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要是我,”他说, “一定坚决拒绝他们进入我的房子, 无论是谁。”

澳大利亚人说的话很科学, 所以他不明白。

看了梅先生坐飞机的感受, 我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为什么不明白了, 实在因为他不是一个中国人。

另一段和梅先生的话题根本没关系, 是悼念汪曾祺先生的一篇, 《斯人也而有斯文》。里面提到汪先生最爱写与他老家高邮有关的文字。并引用了一段纪实体小说《大淖记事》, 写挑夫人家的勤快, 写锡匠手艺的精巧, 写小锡匠十一子和巧云好, 写巧云被刘号长污辱了, 十一子和巧云反而更加好; 写刘号长把小锡匠十一子打得快要断了气, 也没法逼十一子告饶; 写锡匠们顶炉告状, 终于赶走了刘号长。

这个时候, 汪先生写了一小段文字, 写为了救活十一子, 巧云按照土方喂他喝尿碱汤。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尝了一口。

“她自己尝了一口。”据说写到这里，汪先生流了泪。

我读到此处，又何尝不是如此。

忘了说，前面那一篇写梅先生的，名字叫做《到底是中国

人》。
后记：时代不同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做过种种未必那么厚道的事情。然而，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在心中，总是梅先生，是巧云，是十一子。

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想改，大约也是改不了的。

目 录

序 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 / 1

文人篇

玲音之城

——闲谈好男人 / 3

有人送醋亦风流 / 12

一世纪的风流 / 16

闲话好男人外一篇 / 20

一个让吴晗先生暴走的错字 / 22

曾因酒醉鞭名马

——读郁达夫《钓台题壁》诗 / 26

隐藏在《围城》后面的梅贻琦先生 / 29

砸汽车打人的大学校长 / 32

锋锐如锥

——纪念柏杨先生 / 39

琼瑶的泰坦尼克 / 46

地狱里也有天堂

——读徐晓的《半生为人》 / 51

王小波，或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 / 55

重新一识沈佩贞 / 59

京城八卦掌传奇 / 63

末代皇后的另一个剪影

——清宫档案中的婉容 / 70

军人篇

血战·元帅·集结号 / 79

人不传奇枉少年

——薄一波二三事 / 97

“电中国政府派兵船来” / 101

老将少帅

——张学良父子二三事 / 106

第一个在美国阅兵的中国将军——程璧光 / 110

中国早期航空三女杰 / 117

蒋百里将军轶事集锦 / 128

善阐侯家女将军 / 136

听台湾朋友说老蒋 / 141

孙立人将军轶事 / 145

三个丘八种大树 / 149

“丘八书生”大楼处长二三事 / 153

科人篇

工资比国家主席还高的科学家 / 159

三角八卦 / 163

娶了个“工科美人” / 167

院士与学部委员 / 171

“罪大恶极”的数学家——潘承彪 / 176

毕不了业的潘承洞 / 180

严济慈先生的课 / 183

世界领先水平 / 188

鸡兔同笼 / 194

生死耀邦 / 201

伶人篇

一张名片品梨园 / 207

梅花终是傲雪骨,名伶亦是真丈夫

——日本人笔下的梅兰芳 / 212

孤独的中国女儿——邓丽君 / 217

洪深与胡蝶 / 226

最早的黄色擦边球 / 230

老实人夏衍的冲冠一怒 / 233

最后的别姬 / 239

凡人篇

荒漠甘泉 / 245

警察同学之间的战争 / 252

乡党中的大盗史金栋 / 254

刘旱魃 / 259

陆洗素 / 265

一句话的乡愁 / 269

“黄埔听训”

——我在小学经历的变相体罚 / 272

子非鱼 / 275

让人发疯的太医 / 279

乡下媳妇和大猪头 / 284

附 由老萨写中国人所想到的 / 290

文人篇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是一个影子。

至少，和今天意义上的文人，是不一样的。

那天和朋友吃完饭，席间一位诗人说我开车送你吧。

夜色朦胧中跟着这位老兄走过去，赫然竟是一辆出租车。愣怔中朋友笑道：“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儿啊。”哦，原来诗人是靠开出租生活的。他说，这样的生活自由。

早年间文人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候懂得文字的人很少，所以他们不会失业，也不会去开出租。连写了字的纸，也不敢拿来乱用的，要集了在土地庙烧掉的，那叫“敬惜字纸”。

时代真是不一样了，义务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一当文人，所以，无论大家还是文人自己，都不再把自己当回事儿。

不过，当文人还是稀有动物的时代，他们是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

他们把自己叫做“士”。

士为知己者死。

士不可不弘毅。

士可杀不可辱。

国家养士百年，仗剑死义，正在今日。

这说的都是中国文人对自己的期望。

瞿秋白被枪毙的时候，一路用俄文轻吟《国际歌》，步态轻盈，至枪决地选好地方，席地而坐，对刽子手微笑道：“此地甚好，开枪吧。”

一声枪响，秋白死矣。

资料中留下了一张他最后的照片：手里拿了一支纸烟，神态仿佛闲余和友人聚会时候一样。

有人说，瞿秋白到死骨子里都是一个文人。

我这一篇里，就想写写这些可以称作“士”的文人们的影子。

玲音之城

——闲谈好男人

一次，在文章中提到林徽因选择梁思成，是她的聪明。于是有朋友问，梁思成与金岳霖比，如何？与徐志摩比，又如何？

事实上，我那篇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也颇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我在对张爱玲、林徽因的对比中，讲张爱玲在婚姻的选择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兰成只能算二等好男人。

这评价麻烦可就大了。单单说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就会引来完全相反的指摘——或者说那家伙可是汉奸啊，还能算好男人？或者说老萨你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啊，二等好男人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来吗？

一百个演员，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何况一千、一万个观众呢？

萨的看法属于绝对不权威。

这里的“好男人”，只是对嫁给他的人而言，所谓胡兰成是二等好男人，萨是有一个标准的，徐志摩与之相若，而金岳霖先生，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等的好男人。而梁思成除了是一等好男人，还有一点独特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林徽因选择他的聪明之处。

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风流倜傥，或才华横溢，或有趣多



◎ 梁思成（右一），泰戈尔（右三）和林徽因（右三）。梁思成在大多数的照片中显得朴实而洒脱，只有这一张中的神情，让我感到此人绝对干得出用“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闷杀徐志摩的事情——有一点蔫儿坏的气质。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比较

情，如徐志摩，胡兰成辈，便可称得上二等好男人了。其实，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体如此。至于胡兰成做了汉奸，对张爱玲来说，她是无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志摩，与张爱玲初遇胡兰成，心中的感受不会相差太多。

其实，林、张的婚姻生活，谁更快乐，是很难分辨的。

张爱玲得到了胡兰成，那种快乐宛若小儿得饼。胡兰成是她的天，她在给胡兰成的照片上写道：“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作为男人来说，胡兰成的确风流，而他对张爱玲并非无情，他是这样写过的——“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妒忌。”这句话说得爱怜横溢，尽管胡兰成的人品颇受非议，但如果没有段正淳一样的多情，也就不是胡兰成。张爱玲对胡兰成的风流，恐怕爱恨是很难分清的。从张爱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胡在一

起的日子，一丁点儿的快乐，都会被张爱玲放大到如一个大饼一样大。

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姻，多年来人们议论中讲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虑。然而，我的一个朋友是梁家亲戚，回忆起家人谈梁林，那种羡慕与略带醋意的语调，即便隔了几十年仍然让人感觉扑面而来——林徽因在建筑设计上有着过人的敏感，然而，只有她的家人知道，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从来只肯画出草图便要撂挑子。后面，自有梁思成来细细地将草图变成完美的成品。而才女林徽因这时便会以顽皮小女人的姿态出现，用各种吃食来讨好思成。

这段轶事，是2003年的时候才知道的，以之询于中央美院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的教授，那位一贯艺术家风度极强的老先生，脸上露出的是孩子气的微笑：

梁思成不在的时候，林徽因的图并不是不能自己画。



◎ 张爱玲，和她的小说。
从美的角度，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文字，恰是知音，其实，爱玲是没有把情场做战场的勇气的。应该知道这样的战场上，没有胜利者……可惜胡兰成偏要拖她到战场上



也许，她要的就是这种被思成宠着的感觉。而宠着林徽因，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乐。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女人，有时可以不讲理一下。

二

徐志摩在紧追林徽因时，发现前来寻他的张幼仪已经怀孕，便说：“把孩子打掉。”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从这一段对话，也许可以看出徐志摩和梁思成最不同的地方。

当因了陆小曼的一个个烟泡而为钱奔忙不堪，随飞机坠落的那一瞬间，徐志摩可会想到张幼仪？

张幼仪终身不曾言徐之不是。

男人，委实没有不讲理的权利。

梁思成也罢，金岳霖也罢，都是那种有一副宽厚温暖的胸怀，可以让女人靠一下的男人。林徽因在北京城墙上的坚持，尽显一个建筑学家的执著与刚烈，但是，再刚烈的女子，恐怕也无法避免对身后有一副坚实臂膀的期待。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对爱的负责，比如金岳霖最后一刻的弃权。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徐志摩和胡兰成的才情，心里有了这一份责任，便也可以称作一流好男人了吧。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一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曾经深爱而又终于未能相守终生的人，即便几十年的风雨过后，依然在你心中一角深深埋藏。

关于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评价，大概还是要用梁从诫先生的话来说吧，我以为那是最贴切的说法——“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完全理解，但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徐志摩未必理解……”

一个男人面对一个远比自己成熟的女子，就算他是中国的雪莱，在恋爱的季节，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兆头。

所以，林没有选择徐，几乎可说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将林徽因和张爱玲并列为民国的两大才女，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比。从文学角度，林徽因的成就根本无法和张爱玲相比。她写诗，多半还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喜欢张爱玲的人数远远超过喜欢林徽因的。林徽因真正的成就，是《营造法式》，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她的成就，是在晋祠的屋顶上攀爬过程中，在肺病的折磨下伏案工作中取得的。在这一点上，与张爱玲小说上的才华相比，又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蒋百里若是专心研究文艺，其才华绝不是写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而已，当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成就。然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如果去研究军事，大概就没有



◎ 林徽因和梁思成——两个人合影的地方，是天坛的屋顶，相信张爱玲和胡兰成，绝不会挑这种地方照相的